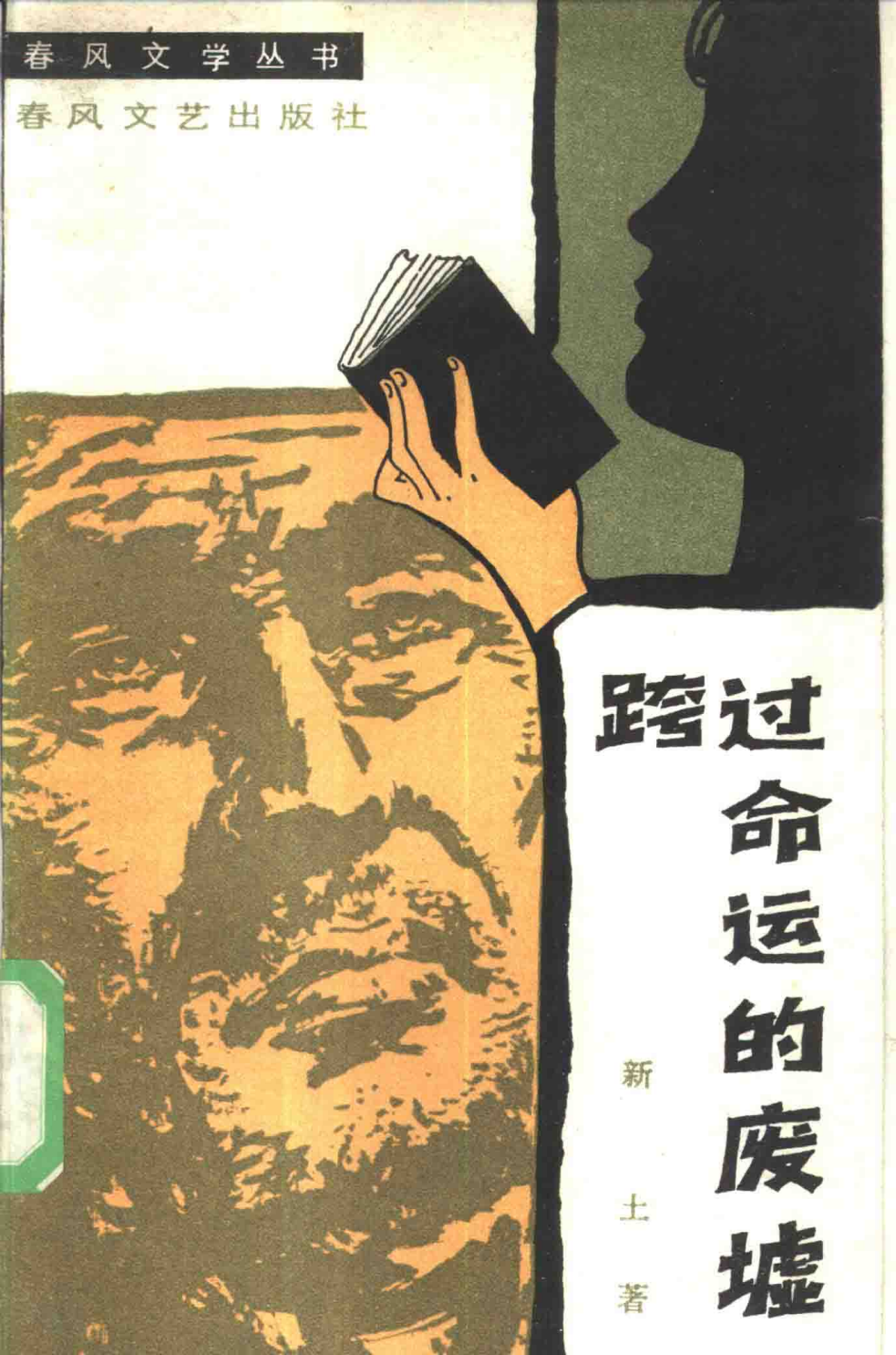


春风文学丛书

春风文艺出版社



跨过命运的废墟

新
土
著

跨过命运的废墟

新吐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沈阳

跨过命运的废墟

Kuaguo MingyunDe Feixu

新 土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锦 州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119,000 开本:787×960 $\frac{1}{2}$ 印张:7 $\frac{1}{8}$ 插页: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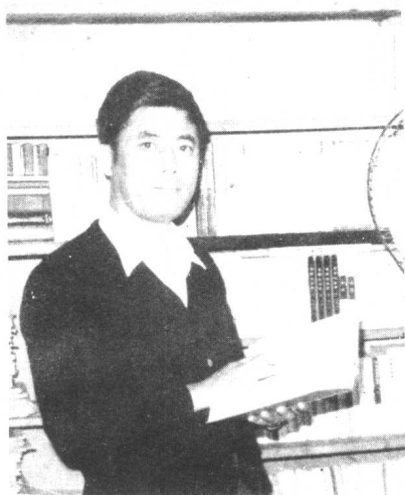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500

责任编辑: 祝乃杰 责任校对: 宁桂珍

封面设计: 李勤学

统一书号: 10158·915 定价: 1.00元



作者近照

内 容 提 要

作品以新上任的县委纪委书记甘涤尘查处县商业局长葛永红强占住房、经济犯罪案件为主线，广阔地再现了一个县城的社会生活，反映了当前正在进行的保卫党的纯洁，保卫人民利益的尖锐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以甘涤尘、他在纪委的同志、往日爱过他的任素雅和她的女儿婷婷、他的女儿茜芳及未婚夫单韵成等为一方，以县委书记单腾霄及其妻子郑文娴、葛永红及其女儿葛幽兰，还有单腾霄的爪牙们为另一方，展开了反复的、激烈的交锋。

通过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和错综复杂的人物纠葛，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群正反两个方面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作品主题思想深刻，有震慑人心的艺术魅力和深远的社会意义。

都是一样！因为无论欢欣
或悲伤，
都不会长久地羁留；
人的昨天总是和他的明天
两样，
除了变，一切都不会长
久。

——雪莱

只要再迈一小步，就会跨过生与死的界碑，
进入另一个世界。

二十分钟前，当他囫圇地咽下最后一口冷馒头，从那把嘎嘎山响的旧木椅上挺起身，便感到眩晕。脚下的砖地在倾斜，眼前的窗户框歪向一边，窗台上那盆达木兰，在水泥滑梯上摇摇欲坠。

胸口，闷闷的。右侧胸骨后，剧烈地疼痛。左肩和左上臂内侧，也一揪一揪的。心绞痛！这

个概念，闪电一样掠过他思维的屏幕。

倒霉的病，不早不晚，偏偏在这个时候找茬儿。县委改选的日子，屈指可数了。那个案子，正在节骨眼上。如果在这种时候死去，无疑是帮了那些人的忙。

死神啊，难道你也如此不公平吗？

不能垮下去，不能！

他从未奢求过自己长命百岁，但是此时此刻，无论如何也不肯匆匆离世。

有点后悔。大夫的话怎么能当成儿戏呢？不要过度劳累，不要精神兴奋，还有减少进盐量，少吃或者不吃高脂肪和胆固醇较多的食物，等等。这些医嘱，哪一条认真听了、做了？

唉，谈何容易！人非木石，孰能无情？过度劳累，谈得上吗？一封封上告信，雪片般地飞到案头。真的、假的、喊冤的、叫屈的、控告的、申诉的……拿着共产党的钱，不给共产党干事儿，良心下得去吗？至于鸡鸭鱼肉，特别是爆羊肚和熘肥肠之类，何尝不想吃呢？

想有什么用！没了老伴儿，谁给做？就是老伴儿活着，顶多，也只是会弄个猪肉炖粉条什么的。人是老粗，肉片子免不了切的又厚又大。

毕竟是个伴儿啊！人都说，少来夫妻老来伴儿。老了老了，身边连个唠嗑的都没有，真不是滋味！

他想起了“保险盒”，想起了“硝酸甘油片”。可惜，从前根本不相信这些神乎其神的东西。正象他不相信搞不正之风的人，大都有一定能量，并不那么好整治一样。

他开始自谴自责了。逞强！连大夫的话也听不进去，脚上泡——自己走的，怨谁呢？

连他自己也弄不明白，两只脚在旋转的天地间，是依靠什么力量，把身子带进医院的。

急救室，充满了紧张气氛。

不省人事的他，象一具未僵挺的尸体，任大夫和护士们摆布。

“给氧！”

“输液！”

“取一盒肌注硫酸镁来！注意：百分之二十五的，十毫升。”

……

人的生命力是顽强的。并不象那些坐在办公室里，喝着茶，吸着烟，海阔天空的有闲人所断言的那样，人最熊，连鸡鸭都比不上。

那种闲情逸致，与他毫不相干。这个挣扎着不愿踏上泉台的干瘦老头儿，毕竟从死神的桎梏中挣脱出来了。也许，因为逃离死神的追捕跑得更快，加上在泥泞中跋涉太费力，他感到极度疲惫。四肢无力，连眼皮儿也懒得开启。

大脑，逐渐复苏。储存了几十年的、各色各

样的信息，纷杂零乱，纵横交错，象万花筒里的碎纸片儿，变幻出千奇百怪的图案。

索性这样一动不动地躺着，让思维去捕捉那些繁乱的意象，再把它们捋出个头绪来……

县委大院儿，永远是人们瞩目的地方。

他——甘涤尘，推着自行车，风尘仆仆地走进这个带点威严气氛的大门口。

不是来开会。从这一天起，他将在这个大院儿的办公室里，占据一席。

是第二次了。

第一次，是解放初期。他，作为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后来又晋升为部长，在这个大院儿里，度过近二十个春秋。

他常常缅怀那段生活。怎么忘得了呢？近二十年，是他走过道路的五分之二啊。

有过工作的顺利、奋斗的欢欣，也有过生活的矛盾、爱情的折磨。那时，他才二十挂零。

现在，又到这个大院儿工作了。旧地重游，感情是复杂的。五十二岁，在人类寿命逐渐增加的年代，算不得老朽，何况不惧坎坷、笑对磨难的他呢！

是在有生之年，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为

着青史留名？

是修补破碎的感情的网？

是为了卸去内疚的重负？

还是赌口气？

……实在说不清楚。反正他来了，不是匆匆过客。

人们将刮目相待。一个年逾半百的人，只有六年学历——尽管长年坚持学习，懂得不少政治、历史、文学基础知识，然而那抵不上一张文凭——的资格，能在提倡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的新形势下，从一个公社副书记，一跃而成为县委常委、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岂可等闲视之！

别看在大城市里，这个级别的干部，多得可以用大鞭子赶，在县城，那还了得！

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若不是代理县委书记单腾霄的“三顾茅庐”，进这个大院儿，一是再大的雨点也淋不到他；二是就算碰运气淋到了，他也未必干。

本来，这些年，他的生活，是比较平静的。年轻时的那种好胜心理和不服气的劲头，都被时光打磨得迟钝了。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便被“发配”到距离县城最远、又最贫困的公社做副手。尽管如此，他还是挺知足的。比起那种人不人、鬼不鬼，拿着薪水却无事干的生活，还是强多

了。已经到了“五十打蒿”的年龄，还能蹦跶几年？只要工作不出什么漏子，自己也不犯什么错误，即便没有什么建树，也不能死后让人骂娘。到了“七十冒烟”的时候，眼睛，总可以闭上。至于儿女嘛，老子不给留下骂名，也算可以了。

有时，也想家，想孩子。

能回县城该多好。烧茶炉也行，看大门也行，只要能回到孩子身边。他们都到了当娶当嫁的年龄，连个主心骨都没有，够窘的。

不然，就退休。有的人，身体梆梆硬的，为了子女接班，混个“国营”，都托人弄弊地提前退休了。自己得了缓性进行性高血压症，还赖着干啥？只要提出申请，不会有人阻拦，官不踩病人嘛！说不定，还会成为正面典型呢。干部制度的改革，并不那么简单。有些老的，硬是不愿退居第二线。在这个当儿，主动退下来，被说成思想境界高是定不可疑的。可不能出这个风头！没看，那些该退没退的干部，都是什么眼神儿？反正没有几年干头了，还是善始善终好。对，就这么办！

他心情平静地打发着时日。

即使是水平如镜的池塘，也不可能永远不泛波纹。突如其来的石子，照样能激起飞溅浪花。

单腾霄来找他了。

一个星期之内，竟来了两次！就算坐着小汽车，七十多华里的坑洼土路，颠颠簸簸的，也不容易。何况，人家是代理县委书记，实际上的一把手呢。

心里，热乎乎的。在多年的冷遇中被凝结的感情，开始融化了。

“老甘，我特地来看你！”

他的手，被单腾霄的手紧紧地握着，摇晃着。感到了手温，那样热。他激动得说不出话。心里，酸溜溜的；眼圈儿，湿润了。眼前这位代理书记，仍象从前做自己的部下时一样，小学生似的，恭恭敬敬的样子。人家究竟是县委一把手啊！能来看我这个老糟头子，还是特地，真是友情为重啊！我算什么呢？一个曾被踏上过千万只脚的人，一截没有多大价值的朽木头，能够不招灾惹祸，就面南磕头了。想不到，还有人没忘了我，真是的！我给过人家什么好处？只不过是把他带进了革命队伍，又曾器重过罢了。能耐，是人家自己的。干到这个份上，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让我怎么说呢？表示感谢？太俗气！嘱咐几句？也不想想身份！

“老甘，给你带来几把黄烟，是蛟河的。我知道，你最得意。”

这么多年了，自己的嗜好他还记着，真难为

他。说什么“一阔脸就变”？看看单书记……

“不，我还有事儿。”单腾霄在办公室，单独对他说，“县里搞民意测验，纪委书记的人选，你的票数最多。常委议了一下，都同意你出任。”

“我？”

“我早就考虑过，你应当到更重要的岗位上去。你是我的老上级、老领导，我清楚你的魄力，也了解你的为人！”

“这……”

“群众呼声很高，你就别犹豫了，干一场吧！再说，你也了解我，我会尊重你的。”

……

单腾霄第二次来请他时，话，说得更恳切了。

“老甘，就算我个人的请求，你也不该拒绝吧？说实在的，现在，县里的局面很好。不过，纪律检查部门的工作，一直拖后腿，上下都不满意。前不久，市里还批评过。群众有强烈的要求，要‘打扫庙堂，请回真神’。我考虑再三，你负责这个部门最合适。担子嘛，是不轻，好在如今的形势……到扛硬的时候，还有我呢！这些年，你心里可能不太顺畅，有什么法子呢？我也是爱莫能助啊！”

去，还是不去？思想，激烈地斗争着。

他，既有耳闻，也有目睹：在这个成了亲家屯的小县城，人与人的关系，盘根错节。一拽胡子，不只是腮帮子动弹，连屁股蛋儿也跟着哆嗦。当个抱刀的“丧门神”，那么容易？识时务者，没人愿沾那个边儿。书记、县长自不必说，当个别的部、委、办头头，不也可以轰轰烈烈地干出点名堂，交下一帮相好么？退一步说，闹一把科局级的交椅，烧香上供的也多是。干这个“买卖”，看起来地位挺高，论实惠，还不如一个小小的人秘股长呢。

不能去。土埋半截子了，精力、体力都不比当初。眼神儿不济，干吗还揽蚊子放？一把老骨头，就是都点燃，能放出多大光亮？逞强，不属于这样的年龄。还是老守田园，过太平日子吧。

可是……

人家两次找上门来，态度又那么诚恳，咋好回绝呢？坐轿号丧——不识抬举！如今晚儿，不是“拎着猪头，找不到庙门”的时候了。人，精明着哪！还愿，也得先弄清哪个“菩萨”能够“有求必应”。象我这样的“死木头疙瘩”，是得不到“香火”的。哪曾想，他……不应诺对么？

单凭感情用事？点头容易，具体做起来，难啊！年过半百，六年学历，人们不会说“白帽子”？说到好处，还是“万金油”！谁稀罕

呢？别占好人窝了！

难道就这样随弯就弯地躺倒，心安理得地进骨灰盒？没骨气！还是个举过拳头、宣过誓的党员呢，配吗？憋了这么多年的劲儿，就让它无声无息地自消自灭？不能！在哪儿趴下，就在哪儿站起来，让他们看看，我不是孬种！

得罪人又怎样？一个人活在世上，想让所有的人都满意，办得到么？有的人，你让他舒舒服服，他可不让你舒舒服服。勒大脖子的，敲竹杠的，有的竟然披着党员干部的外衣，可恶！这样的，不整治一下，还得了？为了这，也得干！

“让我考虑考虑。”

甘涤尘动心了。

“好，那好！”单睡雷伸出车窗的手臂，还在频频摆动。

甘涤尘也情不自禁地抬起手臂，缓缓地晃动着，晃动着，直到小车没了踪影。才有些惆怅地停下来。他伫立在那里，擦热泪湿湿的双眼，诚笃地望着小车驶去的方向。一股暖流，在他的心里涌升。如果说，一个人，当他失却了自己最钟爱的东西，心情是极其痛苦的，那么，当这种东西突然复得时，那种幸福感，便会象狂涛巨澜一样拍击他的心岸。此刻的甘涤尘，就处在这种境地。十多年来，他失去了组织的信任，一颗孤零零的心，有如一个得不到母爱的孩子，椎心泣血

地徘徊着。而现在，单腾霄亲自把这种信任捧给他，他有说不尽的感激。同时，在他心目中，单腾霄的形象，由一个聪明稚气的少年，到一个多才有为的干事，再到一个精明能干的县委一把手，愈来愈高大。他坚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哲理，对于部下的“后来居上”，有一种比别人更深一层的欣慰感。他想起了单腾霄在他处于顺境时，支持他的工作的情形，也想起了在他处于逆境时，关心爱护他的每一个细节。还记得那阴冷的年月，那多雪的冬天，单腾霄临出“牛棚”时，还把狗皮褥子送给了自己……

心绪很乱。他曾诅咒过这个偏僻穷困的地方。一旦要离开这里，又产生了绵绵的眷恋之情。真舍不得离开这里的乡亲们。

去看看农民父老，看看这块土地。他，下队了。“要站好最后一班岗”，这句话，曾给别人说过。现在，说给自己了。

正在遐想，一个老农，不知啥时站到他的面前：

“甘书记，麻烦你给说句话，我要贷点款，买种籽。”

“去年不是大丰收吗？没卖粮？”

“唉！别提了。去年，正在节骨眼上，我闹了一场病，二遍地莳弄晚了，净是围脖子草，欺的小苗没长起来。”